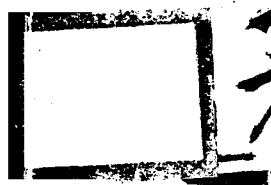


女看護長

雪生著

痴作



140

MG
1246.57
344

女看護長

雲生著

1928.



3 1763 9853 9

女 看 護 長

(一)

在初秋一天的午後，太陽剛沒落下山去了，暮色漸漸籠罩了K城——是長江南岸一個大城。炊煙雲影都環着匡山蜿蜒旋轉，輕浮在深綠的叢林上。

湖上擣衣的婦女們，都沿着堤邊，在暮靄滄茫的空氣中消去了。

空氣非常乾燥，天上密布了一團團的黑雲，殘暉還圍繞各個雲團在邊緣上發光：好似黑青太西緞的裙邊，嵌上了金剛石的珠邊是的。

這一團團的黑雲漸漸在互相聯合；傾盆的大雨，好似馬上就要到來。

一個穿灰色學生裝的青年軍醫官，騎着一匹銀灰色的馬，緊帶着馬的繮繩，在一個小湖邊上疾竄直馳的走。人馬都汗霖霖的濕透了全身。馬幾乎喘不過氣來，口裏嚙出白沫。

這騎馬的青年軍醫官，在小湖邊的教堂門前下了馬，把馬拴在一株白楊樹上，大踏步走進教堂去了。

這口吐白沫，喘不過氣來的畜生，此時得了一個安息，伸長了頸子，呼哧幾聲，強拖着繮繩，俯着頸往湖邊喝水。

平靜的湖水，因這渴急了的拜訪者而微波動盪了！

白楊亦因為這魯莽而碩大的動物，因狂飲而自由擺動的力，震動了樹幹，扶疏的嫩葉，亦蕭蕭作聲好似在安慰這隻畜生「安息一會」似的！

這少年醫官不過二十上下年紀，淡黃色面孔；蛋形的臉上排着一對濃密而秀美的眉毛；雙層眼瞼下，閃出漆黑而發光的一對眸子。在姿態上可以看出他是一個精明強幹的男子。雖然身體並不魁梧

高！

他下了馬，在學生裝袋裏掏出一塊半舊的白紗布手巾，祇顧拭額地，如細雨似的汗點。大踏步走進了教堂，兩隻眼直向四面顧盼，顯出驚慌和尋覓的模樣。

這教堂在半月前是聖公會教徒們在此參禮和禱告的所在。是一座尖塔式四層樓的洋房：禮拜堂在最下一層，其餘三層樓的房屋，是備作外國牧師和中國教士們的宿舍；音樂室，閱報室，圖書館，齋浴室，都是完備的。

第四層樓的上一層是鐘樓；鐘樓上還建築着一座崇高而偉大的二十尺尖頂；再仰望尖頂以上，還可以見着巍巍乎聳立着地一個白磁十字架。

這白磁十字架，牠常常在日光下燦爛；在萬籟無聲的寒宵中靜默；在大風怒號的當中表示獨立。

通常在禮拜日，或特殊的日子，鐘樓上的鐘聲，常繼續的敲打，號令這五城的教徒，依照鐘聲去禮拜堂頂禮，膜拜，禱告，悔過，讀聖經，講道理。

鐘的聲響，教徒們當牠是上帝的呼聲！

站立在鐘樓上，可以見着匡山煙雲，K城的風景——萬家燈火，千樹帆檣，湖光，柳色……都可一目全收。

在半月以前，這座教堂，好比瑤臺仙館，廣寒宮殿。那裏，可以聽得着：清脆美妙的贊美詩歌；幽揚宛轉的笛聲琴韻；及主教響亮而宏大的教訓。來往的善男信女們，他們都穿着都麗的華服——虹霓似的彩色，羽翼似的輕颺；主教穿的玄色袍子，長可曳地，是多麼的道貌莊嚴！在禮拜堂正中壁上，掛着一幅尊嚴偉大的耶穌聖像，像下還放一個古色斑斕的銅十字架。

可是自從桑總指揮所領下的幾萬兵開到K城以後，這教堂被軍隊佔領，改為臨時野戰病院。

教堂完全變象了：禮拜堂改作診病室；閱報室，圖書館，音樂室，……都通通改為宿舍，病房，藥品儲藏室……等去了；鋼琴被病院的小工們打得粉碎；聖經被伙夫們當作柴薪，在爐竈中變成黑灰；這還不足，這夥非神論的小工伙夫們，還踏壞了聖像，把古銅十字架，拿去拆散來做了爐橋。這

般「非基督教徒」是如何的不敬呀！

最不幸的，倒要算教士，牧師們和鐘了！——從前代神說教 萬人瞻仰，現在成了喪家之犬，不知天國在何處？主在何處了？從前教徒們尊為上帝呼聲的鐘，亦與教士牧師們同一命運，孤懸在高樓上，成了歷史博物館的古董，懸而不敲。

惟有白磁的十字架，尙告無恙，還在秋風中巍巍乎地孤立着。

(二)

當少年醫官走進了病院的診病室——昔日教堂的禮拜堂；胸部一上一下的悸動，目光如流星似的閃爍四射。腳步雖比前放輕了些，每步的距離，可不像以前一律了。最可笑是他那上部身軀不停止的左右迴旋，與脚尖不在同一個方向。

在診病室裏，黃昏是佈滿着全屋，一盞十六支光的電燈，放出不甚明亮的光彩。來診病的兵士們，老早診完了病，回病室去了，僅兩個留值醫官，還凭在木椅上抽煙捲，打呵欠。

當少年醫官放出了異樣地目光，刺射這兩位

對坐的同事時，對方亦同時反射兩對不同的眼光過來。兩個值日醫官中，年老的一位姓張的，連接不斷的打呵欠，更顯得他是怠倦不堪；很冷靜的向少年醫官，打了一個招呼：

『哦！……柏醫官……哦！……你？』

『唯，是的，是我！……』

少年醫官答覆的語句，不甚明晰，喉裏似有什麼塞住似的，下半句更難於聽出。并且當他回答這句話時，嘴裏雖然在咕嚕，脚步却已轉動向後了。

不甚明亮的電燈光，和黯淡寂靜的空氣，仍然充滿了全室，在紙煙煙霧的繚繞中，還可見着未曾招呼柏森，（柏醫官）祇向他射了一眼的趙醫官，鼻裏噴出兩道白煙，顯示出他「滿不在乎」的驕傲。

他走出診病室，上了扶梯，走至二層樓女看護的宿舍來。用沉重的指節敲第二號宿舍的門。

門內發出沉重短促的問聲：

『是誰？』這短促的問聲，似乎是對於拜訪者敲門過重的反感。

『我是柏森，尋找紫薇的，她在不在？』

推門出來的，便是紫薇，——是這臨時野戰病院的女看護長。她在這病院的女看護隊中，要算最美麗的一個。她的眉眼，有人曾經把牠來比擬過湖水春山，白色細紗的女看護服，穿在她身上，更顯得風韻可人。可是她那一直往前的堅定意志，結實健壯的體質，倒是許多工愁善病的小姐們趕不上的。

她見着柏醫官胸部一上一下的跳動，浮澡不勻的氣息，將鼻裏薄膜震動得發響，她驚疑着問他道：

『柏森！是怎的？發生了什麼事體？』

他并不答話，向她做一個臉色，便走下扶梯去了。

聰明伶俐的女看護長，自然知道這是避免旁人耳目，願使他下樓去說話的暗示。隨手關好了門，跟腳走下扶梯去。

『紫薇！快把季櫻她們倆一齊找來，我在院後草場東邊，長子樹下草地上等，有事報告你們。紫薇！快！』

這是少年醫官在扶梯上囑託女看護長的話。

(三)

『這是誰亦夢想不到的事！或者是歷史的必然行程罷；我竟想不到他會做出那種反動的行爲！他竟至下了命令，叫兵士們開槍，叫巡警們緝捕。好一個可鄙的行徑呵！哼！』

當女看護長和兩個 穿白色衣服的女看護生，剛坐在草地上時，少年醫官便突如其來的這樣說：雖然在低音的句語中，却能盡量吐出他的滿腔悲憤。

她們瞪着眼望他，不知他這無題的論文，是在批評誰？是從何說起？與她們有什麼相關？

此時天上密層層的黑雲漸由聯合而分開，現出些許藍色的縫隙。微風在長青樹上沙沙發響，空氣亦流暢調轉，不如在一刻鐘以前那樣乾燥窒人了。

女看護長見着他兩眼發出一種深沉而可怕的光，覺得很驚異，向他要求道：

『柏森！我們願聽事實。請你報告這事件的原尾。這由事實而抽出來的評論，我們不明白，評論或結論是要的，我們把牠放在最後好不好？柏森！你報告罷——這事實的原尾。』

『這並不是什麼評論或結論；這是我胸中的積憤，先吐出來的第一朵火花，這是我關於這事件的開場，作為報告一場悲劇的楔子。』

他們頭上的長青樹，秋蟬在梢頭唱出幽揚淒厲的調子。陰森的霧圍氣由曠野襲來，她們好像被可怖的陰暗抓住，打了幾個寒戰；心裏却急於要知道柏醫官所報告的事件。

醫官停一會才開始說：

『我是午前十二點到會的，幾萬的貧苦人

民都到了好久了。他們熱烈的歡呼着，堅持不向國際資本主義及其在中國所使用的經紀人投降。他們要反對腐化領袖的妥協主張。他們要達到真正的人民政權。可是在萬象狂歡的當中，大家都不曾提防這反動地陰謀之潛流；大家都不會料到號稱「人民武裝」的兵士會打殺人民。我剛聽着傳聲筒裏呼喚大家喊口號的當兒，這風起雲湧的殘忍力量便開始衝來了！』

當柏森說到這裏，兩個年青的女看護，兩手按着盤在草地上的膝骨，木鷄似的睨視着他。在瞪住不動的疑懼眼光中，可以料定她們是不明白這殘忍的力量，如何驟然會來？

醫官繼續往下說；將兩目注視着紫薇，看她那上顎門齒緊咬住下唇，表示切齒的痛恨的模樣。

『紫薇！你們不必這樣，感情的憤激是無用。你們聽以後的事：殘忍的開始，是先由軍警台上吹出了幾聲哨音；於是這白色的烟霧，霹扑的槍聲，由北向南描準工農演說台下的

人民，密雜難開放的。恐怖的，悲哀的奇景，在人海中出現：老弱的因為當不起一個混亂的擁擠倒在地上掙扎，對於突來的強暴表示無力反抗，表示甘願屈服於強暴。健壯的，吶喊着，鼓勵同志們奮鬥，銷滅這無禮的橫暴，反攻他們這些野獸，答覆他們以我們的恐怖。但是，終於無用：細強的赤足常常蹂踏上他們自己弟兄們的胸上腹上，……他們空捏住拳頭，流着眼淚，眼睜睜看住他們的弟兄蹂破了肚腹，踏壞了眼珠，無法挽救，捶胸頓足！』

『飛來的是鋼製的鉛粒，毒藥煮過的彈丸；——是受彈者他們同階級的弟兄們，用血汗鑄成的。誰知要應用來擊斃他們的弟兄呢？紫薇！你們看：可憐我們的羣衆太微弱了，沒有力量；送來的是鋼和鐵，回答些個肉與血。你看！這是多麼不合算！』

(四)

她們剛聽完柏森這一片話，都覺得指使開槍的統治階級之萬惡！貧苦地，受難地人民的痛苦。同情的眼淚，由眼角直淌下來，悲憤交併地發出敵恨的詛咒聲，問道：

『這慘案是誰的指使——這命令開槍的主兇呵！哼！這是豪紳，地主所雇傭的鋸子手，是驢……是賊……呵！柏森：你告訴我是誰？』

『你們問這指使者嗎？你們問這指使開槍轟擊人民的主兇？你們聽罷：他是你們認識

的。他主張反抗是不妥協的，要徹底的消滅國際的和國內的統治階級，要徹底解放工，農，及貧苦人民，使他們得真正的利益，由他們主持政權，要他們才配做新中國未來的主人，紫薇：你們看，是多麼官冕堂皇的話？這是多麼可以號令人民，使他們受他驅策的漂亮話呀！但是現在呢？現在他——少年黨的首領反叛了，這指使叫軍警們開槍掃射的就是他。你想，誰能料到他會出賣革命，他會欺騙着少年黨的黨徒們，哄他們跟着他去投降世界的，與中國的反動階級。』

女看護長由草地上站立起來，如忽然覺悟似的。說道：

『你說的話，我知道了，除了王吉維還是誰呢！真夢想不到。原來政客們和投機家的行動，是與他的言語異趣的，我以前犯了錯誤，犯了信仰某個偶像的錯誤。時代的潮流和事實告訴我們，顯示給我們看，個人是靠不住的。無論他過去做過些什麼，說過些什麼！』

『紫薇！你們再聽：這悲慘的事件尚未完結噯！在會場裏，我親自見着三個人斃命，一個小販，兩個工人。我距離着他們不過幾英尺遠，在一家藥店的櫃臺下藏住。小販的腹部，連中三鎗，倒下地去，呼喚亦不曾呼喚，便送了命。有一個工友，是被子彈打在頭上，殷紅的血漿，流散開布滿了四塊石板；模糊的血漿和着乳白色的腦髓，包裹住頭的四圍；眼與鼻是沒有了，祇剩下烏白色的嘴唇，吐出半寸來長紫黑色底舌頭。至於那一個受難的工友死得更慘：被刺刀格殺死的？頭上刺兩刀，乳旁刺穿三個眼。這是初刺時我見的，後來我心慌了眼花了，沒有勇氣再看下去，昏眩着凭住櫃壁。祇感到刺刀在我的眼前閃爍着帶血的光亮，鐵與肉骨的搏擊聲，在耳旁鳴響；很親切的聽着一個低微的喘聲這樣喊：』

『……同志們！……奮鬥……奮鬥……萬歲 …萬歲……最後在我們！……』

這一個微弱的最後呼聲，現在還印在我

心的深處；將來，永遠的將來還印在我心的深處，不會消失去。

『因為這是血的聲音，一句句都是血鑄成的字！』

『我在那櫃壁裏，足足待了好久，槍聲和肉的聲音，還不見停止；我再不能在那裏待一會了，祇得離開櫃臺，繞着街邊，在重疊的屍體上蹣跚。熱風吹送過來幾陣血腥，使我惡心。卒至我見着一扇半開的米店門時，我才由那店裏穿過，由後門逃走的。我走至文化書局的時候，已是將近午後四時了！我在那裏和書局的主人談一談關於今天的事，才知道：正當會場慘劇發生的時候，憲兵和警察在各處緝捕了一百多人，都通通縛往江邊「投諸逆流」去了。這一百多人，自然多半是我們的朋友，及青年學生與工人。』

『這開槍和緝捕的命令，都通通是那自稱少年黨領袖的驢賊發的！』

女看護生 季櫻和雨秋是兩個年紀更青的女

子，這一篇悲傷沉痛的報告聽去，她們痙攣了全身，不願柏森再講，因為她們已經含淚欲滴，怒火直燃了。雨秋打了一個呵欠恢復她神經所受的刺激。

空際的烏雲，不如以前濃厚，薄浮飄渺，掩映出一彎新月。

風却比以前大多了，吹盪着遠樹，在叢林中拂拂的響，她紛披了四位夜談者的髮絲，在頭上招展，顯示着可懼的陰森，和惘然的傷感！

驀然地在右邊樹叢中，傳過來兩聲人的歎息。他們疑心是有人窺探，大家分散了！

臨別時，柏森在紫薇耳邊細語了幾聲，他們倆才分了手！

(五)

翌晨，紅色的太陽，剛由東方升起。蔚藍的晴空，幾縷雲絲飄渺着，在紫玉盤似的圓外跳舞。

濃蔭住教堂四圍的蒼松碧柳，和長青樹，歡迎住秋初的晨光，在晨風中盪漾；枝搖葉弄，隨風俯仰，象徵着未來世界的生命。

當朝暉的光射至教堂的玻璃窗上時，四五隻瓦雀在窗台上叫躍，雜語囁嚅，驚醒了人們的清夢。

女看護長被囁嚅的鳥語驚醒過來，如觸電似的，一刻也不逗留，忙着推開白布印紅十字的薄

被，披著日常穿的白色單衫。伸手開了玻璃窗，在窗前呆立著冥想。她的臉龐上，現出疲倦而深思的神情；從浮腫眼的皮上，可以推想她昨夜患了失眠，此時正在繼續尋思昨夜所想的。

朝陽的光輝，由推開的玻璃窗上反射著，迷離了女看護長的眼，使她從冥想中驚覺；驚覺她自己不應當在恐怖的當中縈繞徬徨，在愛情的迷霧中幻想，在未來的事件上焦思。

她以為一個真正的人生不是幻想未來，追思往昔，應當確定唯物的人生觀，在新的場合上去做「活路。」

她一面在否定昨夜和目前所冥想的錯誤，而不知不覺她又陷入新的沉思。她即刻又否定了新的沉思：她以為創造新生活的人，不應該「想，」應當踏實去「做。」但是「不想如何能做」這問題又使她矛盾了！

斷片的思想，把女看護長纏繞著，她感著不快。忽然一股野菊花的香味，由清晨的空氣送入她的鼻觀，她嗅到這甜美的芬芳，把眼看出窗外去，

欣賞大自然的美妙：她覺着匡山的景色，比往日別有姿態；入浴在晨光中的山色，酷似綠鬟美人，淡抹燕脂，巧笑顰眸，臨妝作態。

不一會，薄霧由山上一層一層的鋪下來，與山麓下的村煙叻抱。霧薄煙濃，極光怪奇離之景：薄霧如輕絮軟棉，由上而下，層堆疊積，在晨風中微微減淡，淡淡地消失；村煙則蜿蜒着帶繞山麓，作孤線的慢慢推移，久疑尚不消失。

她再看至山下的湖光，湖邊的弱柳時，她竟沉醉了，沉醉于大自然的懷抱中而忘記在一剎那以前的煩囑與昨夜的複雜思想了。

但是，一種過去的記憶與將至的希望，把她抓住，她不能不拋開自然界的欣賞，而把握住她的希求。

她覺得「自然」不是不樂於親近，「希望」亦并不是高於一切的享受；不過她覺得此時心的希求，高出於自然的欣賞。她願意拋却這匡山的煙雲，風搖的遠樹，湖水波汶，長堤拂翠；而去領受這自然以外的一種愛的希求，與改造人類社會的希求。

她在這熱火的燃燒中，急於梳洗完畢，就順着
扶梯下樓去了。

(六)

紫薇下了扶梯，走出病院的大門，沿着湖邊往西南走。這湖是在匡山的北麓下，成一葫蘆形；在湖的中間有一段短堤，把湖分爲大小兩橢圓。堤的中間架着一座小木橋，小船可以在橋下來往。

紫薇走至堤頭，便不再向西南走去，折回堤上來緩步，此時露珠呈現在未黃的秋草上，一粒粒的圓潤發光。

由堤上往湖面看去，好似一面整澈的明鏡，匡山雲樹都倒映在鏡中了！不過在微漾中覺得朦朧，

在湖鏡似的湖水上，紫薇見着一個人影在水

面上一幌，人影倒立在木橋上。不久這人影與橋都在水波的微漾中消失了！她跳着心兒，放快脚步往前走。及踏上木橋，橋上何曾有人在上面？僅在橋板上尋得了些行人的足跡而已！由帶泥沙的足印，可以看得出，她抖跳的心，反因失望而平靜下去！

她倚住橋的木欄，沉思于昨夜所想的一段斷片了。

她想：柏森這少年醫官是真值得慕念，他那偉健的體質，他那一雙迷人的，男性特有的，伶俐眼睛多麼美呵！他那一種奮鬥的精神，悲壯激昂的談話，無一樣不使她沉迷。尤其是他平素對於她的勉勵和希望，及對她那無私的友情，更使她醉心。這些個使人醉心的事，她應該如何才好呢？向他表示一種比友情更高的情愛嗎？她想她沒有那樣的胆量，因此，她把許多機會失去了。不過大胆做去，也許太冒昧了！在他未有什麼超友情以上的表示，她不能越出友情的防線去冒險。被一個她所敬重的人呵責。

她想到這裏，又復忍不住了，嘆息幾聲道：

「不應該這樣怯弱，這有什麼呢？這不可抑止，不可撲滅地江流和火山似的熱情，誰有力量去塞住和消滅呢？這是人類的希求，我不能放棄這希求，而痛苦着，忍耐着，作一個舊習慣的奴僕。我應該衝破習慣，而開出新走的路……唉是時候了，……他不至……唉！是時候了！……不至不來罷？……」

她正在這裏倚欄自嘆，忽然後面走上來一個人拍着她的背，把他驚駭了一跳。急忙扭轉身去，看看這人是誰？這走上來的人，確不待她轉身，早先這樣道：

『紫薇！不至於的，不至於失約的，出發於我的要請，是不敢失約的！』

紫薇剛聽到這聲音，早知道是柏森，但這話却又把她臉說紅了！因為她恐懼她的獨嘆，被他聽見了。她假裝這樣說：

『柏森：對不住，你來了好一會了？你聽着我在這兒唱的歌曲了嗎？』

他回答一句沉重聲音來否定。這樣說：

『不曾！不曾！我祇聽着你最後一句，不是歌聲！』

『你真祇聽着我最後一句嗎？不見得罷！我早聽着一個人的鼻息在我背後，你不像剛到這裏的。』

『不，不是這樣，我不曾欺騙過你喲！』

她聽到這裏，心裏方才覺得安心了。於是改換了她急切的話，平復了她疑懼和害羞的心理，繼續說道：

『柏歐：你來得很早』

他聽了這一句非答非問，而似諷刺的話，他覺得慚愧。

『對不住，紫薇！我應該在你未到此地以前先到。我相約你，我不應來得這樣遲，使你久待在這裏。等待是如何使人煩腦的一件事體呵！』

『你太多心了，不算一回事，我們不講這些罷！你約我來這裏來有什麼事體？柏森：你告訴我。』

『假如昨夜的談話，我們能繼續不斷的談下去，我們是不必再作一度的談話的。可惜是被插斷了！雖然不能說樹林裏一定有人在那裏。』

『是不是 對於報告的事實要作一個理論批評？』

『批評還不十分重要，最重要還是在我們應該怎樣辦？這暴風的到來是可以期必的。』

『是的，你的話很對。我們正應該想「怎麼辦？」我主張我們馬上離開病院，到敵人的營壘裏去放炸彈，先打死那騙人的少年黨首領，或者到民間去，去作一種反抗暴行的盛舉，因為我們不是少年黨，不要民衆的，我們是民衆的先鋒，我們寧可犧牲一切，而不能離開民衆。我們是被壓迫階級的爭鬥員，或者。……』柏森作冷靜的態度微笑說道：

『不能這樣，我們不能放縱感情，我們要作有紀律有理智的爭鬥，……』

對於柏森的談話，覺得不滿，表示不服，放

高聲音說道：

『除了到民間去和取最後的手段外，你能想出再好再對的辦法嗎？』

『不，不能怎樣，我……』

她不等他說完便搶着這樣說：

『唉！你不願離開這裏？』

她的手抖了，聲音意見得激厲。

『不，不是這樣。我的話沒有說完，便被你切斷了。我不是反對炸彈，和到民間去，因為你這樣去幹是冒險：炸彈祇能打傷或打死有限的，人民反叛者，但是這不是根本的爭鬥，我們的爭鬥不能這樣。白拋了一兩個，或者打死了一兩個，又有什麼用處呢？到民間去不是空話，少年黨不是唱過這樣的高腔嗎？但是，他們走到了民間去來？他們僅祇是這樣喊，他們的腳已經走到壓迫民間那一個階梯上去了。不為民間的利益和疾苦而去參加實際爭鬥，民間為什麼要你呢？不先從事組織強有力的「民間」，而輕舉妄動的到民間去，這不是空

話嗎！這不是等於少年黨一樣打的高腔嗎？不是不放炸彈，是要先問去如何打，在什麼時候打？不是不到民間，是要問如何到民間去？到民間去如何辦？況且，即使應該這樣，假如是時候了，機會展布在我們的面前，我們還不能，因為我們是個人，不是……』

『……………』

『紫薇：你想 你還有別樣再好再對的辦法？』

『……………』她再不能辦難了，表示服從這有理智的駁議。

(七)

女看護長願意接受柏森的駁詞以後，大家都沉默着，手把在木欄干上，低着頭望湖面的萍葉，與映在水中的舒卷浮雲。不知不覺他們倆的眼都見着他們的短髮挨碰住，耳鬢幾乎撕磨了；大家一笑，在水裏現着一對紅暈的面孔。

她覺得怪不好意思，向柏森道：

『我們在這裏立着不妙，我們順着堤走，一面走一面說，你看好不好？』

他沒有回答，開步走往橋南去，點點頭表示贊成她的提議。

在堤南的淺沙上，走了幾步，她先向柏森問道：

『既然我說的不能照那樣辦；那末，你的意思呢？』

『我的意思嗎！我主張暫時不離開這病院。這川流不息的留醫兵士，那是我們做工的最好對象。我們須向他們盡力的說明：他們所處的地位；他們的敵人是誰？他們應當向誰描準；他們應該作那一個階級的戰手？而且誰是他們的朋友？這些，這一切，都儘夠我們努力了。假如我們善於體貼病人的心理，真摯誠懇的去作一般的講演，與各別的談話；我想他們是可以站在我們旗幟下面的。紫薇！這樣主張對不對？』

這一段話，她真佩服極了，臉下現出一種心悅誠服的表性，腳在淺沙上走得更有勁，精神比走出橋頭時煥發得多了。

『紫薇：請你把我的主張告訴季櫻和雨秋。并且叮囑她們：在行動上檢點些，這病院

裏的人很壞啦！尤其張院長這一個口蜜腹箭的官僚，我早就洞見他的肺腑了。』

『是的，我當依照你囑咐的話轉告她們，至於對病院裏的同事，是應當戒備的，這是紀律。』

他們在徐步談話間，不覺把湖堤已走完了，來到匡山北麓的叢林中。他們都覺得疲倦，坐在蒼松下的亂石上，在沉默無言中，靜聽這呼呼的松濤聲。

這寂靜的空氣中，除了松濤的吼聲，與幾隻小鳥的叫聲外，一點嘈雜的煩囂聲都沒有。

她的內心被靜的環境鎮壓住，反而熱火熊熊地猛燒起來。她終於把心裏所熾熱的希求減淡，緩緩地把愛的情緒表示出來，向柏森說道：

『柏森：我們相處將近一月了，你的身世，我還不曾知道，你願告訴我嗎？』

他正在那裏低着頭想：將來對於病兵應該如何去安慰？如何去煽動？如何改變他們的意識？使他們真正爲人類謀永遠和平的戰士；使他們跳出

現在統治階級的雇傭，而爲他自己的生存奮鬥；使他們得到已失去的，被人兼併和管理着的土地和工廠。他正在意味很濃的時候，忽然他的思想被人打斷，很覺得悵然不快。紫薇的詢問，他很不願意似的。

『紫薇：你問我的身世嗎？沒有什麼，家庭瑣事，和半身經歷有什麼值得談論呢？』

『你不願意告訴我麼？』

她臉上帶着沮喪的威容，談完話，便低下頭去。

柏森見着她感到不快，即忙表示很親切的態度安慰她道：

『紫薇！你不要疑心我有什麼隱諱不好告訴出來，因爲我想：我們應當把持住目前，不能無病呻吟，感昔憶舊，發洩自己一身一家的不平之氣。這是徒然！不過，既承你問及，我祇得向侑直陳：』

說到這裏，他嘆一嘆氣，才繼續說下去的。

『我的身世嗎！那真是近世人類傷心史的一幅縮影！……』

這第一聲把他的悲哀觸上心來了，哽哽得幾乎痛哭。

『……我……我的家住天津裕大紗廠的旁邊，是一間麥桿夾牆，黃泥當瓦的小麥房。我們的寢室，廚房，廁所，都在這縱橫不到兩方丈的小屋以內。空氣自然是污穢極了，不過沒有法子！當我十歲的時候，我父親便往唐山礦坑去做工去了，他把我送在紗廠左邊一個夜課學校去讀書，我的紙，筆，書藉費，都是我母親在紗廠裏做工的工資。我父親完全沒有帶一個錢來幫助我們，他雖然常常有信，但是沒有一次寄過錢來。次次都是這樣說：這個月的工資是無望了，因為除了房飯，完全沒有了，買葉煙和涕頭這些必須的花費，都不能不儉省，要寄錢回來嗎！祇有望下個月！這個月是無望的。你們等待着，等待着下個月，我何曾欺瞞過你們呢？月月來的信都是這樣說，都

說等到下個月一定有錢寄來，不致使你們肚餓，但是沒有一次下過月是得到他的錢。後來，我和母親亦知道他的信，僅祇是安慰我們的饑餓，不能實在地救經我們的饑餓，

『我母親在紗廠裏，不是天天都有工做的，要紗廠需要時才雇女工，不需要時，便沒有法想，祇有捱餓。我和我母親，通常是每天兩頓「窩窩頭」，有時亦喫頓把蕎麥。但有一天還不能得一頓「窩窩頭」喫的時候都有！當我母親沒有工做的時候，我們常常如此，我記得有一年秋天，工廠有一個多月不雇女工，我和母親捱過四天不喫飯，後來母親在箱裏覓出兩個生了銅綠的銅板，我才和母親兩個人「打夥」喫一根油炸鬼。』

天氣一入冬，我們的生活更不堪了！母親憐憫我，怕我冷病了，積蓄了半年的工資才給我親手縫一件毛藍布棉短褲。至於我母親呢！從我知道事物的年紀起，就見着她穿一件破黃呢夾衫，紅布裏子，一直到她死，都是那一

件四季不下身的濫衣服。有時她放工歸來，我在門外接着她，她被北風吹得面無人色，凍得全身都失去知覺。在門口緊抱着我，偎着我的小身體，藉我年幼的體溫取暖。當我母親抱着我時，她流了好多的熱淚，她這樣說：「乖乖！你真好！你的小身體多麼暖呵！你當得住有錢人的炭爐，更比紗廠裏廠主們用的電爐還暖呀！乖乖！你真好！」呵！紫薇：這是多麼痛心的話！」

柏森說到這裏，哽咽得笑不成聲了。足足哽咽了十分鐘才轉過氣來。

紫薇坐在石上，幾乎成了一個坐着的石像了，兩隻眼瞪住柏森，動也不動。她覺得天空崩壞了，大地沒落了；萬籟無聲地祇留着她和他兩個人。

(八)

柏森雖然收住了眼淚，但餘哀尚在不絕如縷的縛在心上，將兩手支頤，按在膝骨上歇息，足足歇了好會才開始繼續說：

『嚴冬的夜裏，我們沒有棉被，母親想法把父親放在家裏的破襖來當被蓋，她和我互相緊抱着，擠在破襖裏取暖。我的頭靠貼在母親的頸項下，常常嗅着她那久不入浴的汗臭。母親從口裏常吐來的肺病腥臭，我亦不時嗅到；不過那時我不知道是病菌的腥臭，祇疑心

是母親不漱口罷了。』

『許多有錢的紳士太太，看着我們家裏的窮像，她們這樣諷笑我們：』

「太不行了，孩子這樣大了，還這樣驕養着！誰家十幾歲的孩子還挨着娘睡呢？這樣跟着下去，成麼？這樣沒道德，缺禮節的事，大家都知道，她還裝住壓根兒不知道，非怪大家都——她裝聾作啞！」

『紫薇：這些話我和母親，何嘗沒有聽到，但是我們是弱者，有什麼辦法呢！根本是我們窮得沒有法子，假如有棉被，又何至於呢？我們要講禮節，就祇有凍死。』

『其實禮節和道德，是「他們」有錢人玩的把戲，是「他們」保護產業的一種工具。「他們」常常藉着道德和禮節來陷害我們。對於這些陷害平民的藉詞，我們不管牠，祇有回答他們以“爭鬥，”因為“爭鬥”就是我們的道德，那就是我們的禮節。』

紫薇搓着兩手，眼巴巴地望着他，急于想知道

他的母親後來怎樣？更着急似的問道：

『你的母親後來怎了？』

『我母親嗎！她呀！她後來因為工廠將每日的工作時間加多到十四小時，她便因工作過勞，營養不足的關係，身體一天比一天瘦弱。她所患的肺病，漸成不治，想去請醫生來看看，亦苦於沒有錢，祇得捱延下去。』

『後來，母親的病愈見利害，工廠自然是不能去了，父親亦沒有信來。那時，我們真是苦極了，讓母親躺在牀上呻吟，等待死神來細縛她去。我則朝夕坐在門口的街地上，求鄰里及過往的人施捨，但來往的人，他們忍心極了，看着他們袋裏滿裝着錢，但是他們看亦不會看我一眼，就走過去了。間或有一二個比較心軟的人，聽着我叫出「先生呵！你施捨我們窮小子一個銅子罷！」他們白着眼睛，照顧我一眼。但終于祇是一眼的施捨！仍然走過去了。我們的鄰舍，大多都與我們一樣，那有閒錢來補苴籬？有時他們喫不完的粗麪屑，亦給我們一

點，那如何能使我們喫飽呢！

『母親見着我餓得黃瘦不堪，她的病又日近危險，祇有天天淌眼淚，不停的咳嗽，咳得出血。卒至我滿十三歲那年冬裏，她才謝脫了人世的磨折而死去。』

柏森談到這裏，全身痙攣了，眼淚如注的直淌下來。紫薇掏出手巾，走過去替他揩乾眼淚。他歇一會才繼續說：

『母親死了，我自然無錢埋葬，不得不四出募化，才把我母親安葬完畢。葬後，我沒有法子維持生活，祇好搭車往唐山去找我父親。到了唐山，我往鑛坑去詢問，坑上的賬房告訴我說：』

「你問柏榮生嗎？是的，有這人，可惜他去年就離罷鑛坑了。他因為在鑛洞裏折斷了腳脛骨，現在在醫院裏。一去，不會回到坑上來過！小孩！你會他嗎，你是他的什麼人？到醫院去罷！」

『從這賬房先生的口裏，我才知道父親沒

有在坑上。第二天我往醫院會着父親，父親一見我就流眼淚，把坑上的黑暗都全盤告訴我：把坑上東家如何虐待工人，他爲什麼別去腳脛骨，及入院後，廠主的不理，把他寫回的家信壓住不發，……都通通向我哭訴。我擒着眼淚安慰他，請他安心在院裏；并不曾把母親的死耗告訴他。他雖然問及母親好幾次，我仍然說母親在家裏，沒有事。』

『後來他叫我去瀋陽找我舅父，我以後便長久住在瀋陽舅父家裏。舅父是個小商人，我以後能進中學和醫學專門都是得到他的幫助。』

『我到瀋陽，不上三個月，得到父親給我一封信，信上這樣說：』

「兒呀！我快死了！我是等於財主們把我活埋的！你記着：我在病榻前告訴你的話。認清楚敵人！爲我報仇！兒呀！我快死了！」

『唉！紫薇，我不能再說了！』

柏森談完話，便昏到了，倒臥在石旁的亂草

—這樣寫法，似乎太過火罷！—

上，頓時臉上失去了血的活躍，變成慘白了。戰抖着兩手，兩個黑眼珠在眼裏看不見了，眼臉不住地往上翻。

紫薇見着柏森失常的變態，倒把她駭慌了，即忙撲在他胸前，叫了幾聲‘柏森，’不見答應。更使她神經錯亂了，不斷的叫喊着，狂吻他的遍體。在他耳旁去猛叫了一聲‘柏森快醒！我愛你！’

柏森被這一聲叫醒轉來，見着紫薇壓在他身上；披散了髮絲，紫漲了兩頰，在額上鼓漲着機根粗大的青筋，睜圓了眼睛，滿頭都是汗，胸前滴着許多淚點，兩手顫抖着端住他的臉。他此時心裏很難過，可是沒有力氣說什麼，祇得仍復閉着雙眼。

當她坐回石上來時，柏森才睜開眼臉，用力將手擎在地上，斜倚着身子向紫薇慢慢的說道：

『紫薇：我此時心裏很難過，你對於我的感情和幫助，我很感激。不過我對於你呼喊出來的，我還有話要說：我們應該愛我們的信仰，愛我們世界上被壓迫的人類，我們不能沉迷在狹義的愛裏。』

『是的，我們不能拋開我們的信仰 和被壓迫的人類，不愛。但是我不能不愛你，因為你是我的“信仰，” 你能為被壓迫的人類而去爭鬥。』

『是的，紫薇！……但……』他說到這裏又不能繼續說下去了。

他們這一幕悲壯的戲劇演完，太陽已經很高了；人與樹木的影子漸漸縮到漆黑一點。

他們仍沿着舊路回去，恰巧在堤北的沙渚上碰住臨時野戰病院的院長張石齊，由湖邊走來，向他們倆射了幾眼白光。

他們站在路旁向他敬禮，他強笑着打了一個招呼，大踏走向西去了。

他們疑懼這白色眼光的毒刺，心裏很不安地走向病院，時間已經不早，快要打十點了！

(九)

這臨時野戰病院，是在一月以前才組織完竣的，全院人員都是新來的。

院裏的張院長，年紀不過三十二三。身體矮小，臉上微有幾點灑金麻子，鼻梁中部突高於兩端，如一步短梯形。但他長於詞令，會着人滔滔不絕，故祇要會過他的人，都稱道他是個能說會道的好手。他鼻子的奇醜，倒僥倖被掩飾了！

他是個日本留學生，在東京一個醫專畢了業，但他對於醫學，少有研究。在外國六七年，他把許多時間消磨在咖啡館，戲場，跳舞場裏。解剖室，診

病實驗室，他倒少有降臨過。

他在留學時代，過的生活很優裕，因為他父親是南洋的大商人。他每年在東京要踢脫四五千日金；他雖沒本領，但手裏錢多，比較容易活動，故巴結他，拜倒在他金錢下的人，不在少數。

對於結交權貴他亦很留心鑽營，在日本的中國使館，他亦常常去來往。他曾加入過獅子黨，在獅子黨留日支部當會計。後來，他回到上海，見着獅子黨不好活動，遂改行加入少年黨。他夤緣的手段很不錯，才入黨不上一月，便藉黨員兼鄉愚弟的資格去拜會駐在H城的桑總指揮，極力同桑總指揮拉攏，送了他一打白郎林手槍，又送他夫人一串真珠汗練。

他得做這臨時野戰病院院長，其原因，可以白郎林手槍和真珠汗練來證明。

他是一個富商的兒子，‘聚斂’自然是他一半受先天的遺傳，一半是後天的家庭教育。故他雖善於用錢，其抓錢的手段亦不弱。自他榮任院長以來，時間雖僅一月，而他抓的錢已在一萬以上。

他不僅在新餉冊上多填員額，喫空餉，還能錯填年月，喫小錢。

普通在軍隊中組織醫院，賺藥費，打扣頭，多報少買，是他們的慣技。但張院長的手段，確比較更高明，更毒辣。

他對於傷病兵的醫藥費，設法由軍需處撥過來，由他處理，病重的兵，他設法捱延，使他漸成不治，他好藉端往軍需處去索取埋葬費。每個兵，照規定發給埋葬費五十元，然張院長花費一床蒲席，兩根綜繩，便勾銷了筆帳。

打傷了手足的兵士，送入張院長的病院來，他醫治的方法很簡單，傷手的鋸手，傷足的鋸足。鋸後，送往殘廢軍人教養院去，以免病院多破費藥錢飯錢。

他對於女性，是極端迷戀的，欺騙手段也不惡。他本來在原籍是有妻子的，後來他在日本，用了金錢來做愛情的工具，倒着實與幾個日本女子歡娛過。最末，還同一個料理店的下女結了婚。他回國以後，對他日本的妻，早已視如秋扇，一字也

不曾寄與她。本來野戰病院是隨軍出發，流動不定的，故少有野戰病院雇用女看護。這個糊塗院長，他是想接近女性，才破例招雇女看護的。

這個臨時野戰病院，共有二三十個女看護。可是都不是曾經有看護知識和技術的！都是些革命婦女，爲避免H市白色恐怖而投身醫院，以解決生活，而作其他革命企圖的。

張院長未嘗不知道這些女子是借屋躲雨，而他的用意亦並不在使她們對於醫院有什麼好處，而祇在藉這個機會以得到娛樂。

做女看護長的紫薇，並非她的看護經驗比一般強，是因張院長存心見好於她，——妬羨她的姿色，而下‘未取先與’的手段的。

自從這臨時野戰病院由H市開到K城，住在教堂裏以後，雖然時間沒有好久，而張院長對紫薇求愛的把戲，亦玩過不少了。有一次他寫了一封信，暗地裏叫病院的聽差送給紫薇。他崇拜得紫薇了不得，說她是天上的安琪兒，是花中的茉莉，女界的王后，人類的晨星。他說得對於她沒有什麼，他

祇求她允許他作一個朋友；或是奴隸便夠了！

那一封信，足有幾千字。可惜送到紫薇手裏，她看完，便送入字簾裏去。

兩天後，他見沒有來信，又蟬聯送陳兩封長信去：一封是敘述他的履歷，他如何去日本留學，如何得到醫學博士的騙詞。

最後一封更離奇，他說他父親是南洋大企業家。在商業上，他們在香港開得有金山庄；在實業上，他們家裏開設得有橡皮製造廠在菲利檳，成千成萬的華工，供他們的驅策，他們一年能在這成千成萬的苦力身上，取得幾十萬的利潤。他想幫助政府發展實業；他想送許多貧窮學生到外國去留學；他想在他的家鄉——韓江上游，建築一間精緻的洋房，來儲他將來的妻子。

信末有這一個警句：

「我最敬重的紫薇女士：你想誰是我的未來妻子？」

可惜這兩封有產者妄自尊大詞章，仍然被這毫不客氣的女看護長拋入字紙簾去，在孤寒的角落裏，等待火化

(十)

在紫薇和柏森在湖邊歸來的第二早晨，張院長在這病院的三層樓上，院長室裏，獨自一人坐在寫字台旁，圈椅上，口裏含着一支雪茄，在噴噴的冒煙；雙眼注視着煙霧的上昇，心裏似有所思的神氣。可是他所想的事情，好似在一剎那以前想到，馬上又忘記了似的；費了幾次的回憶，都想不着。——由他幾次用手把雪茄取出嘴唇，將臉斜過去看屋角的面盆架，可以看出。

他在不能即刻尋得忘去的一個歡念時，他煩腦着把雪茄閉熄，安放在一本簿具上。立起身來，

離開椅子，走到面盆架上去拾取一塊濕手巾。將手巾用力捏乾，卒至不能再滴一粒水爲止。

將臉正對着掛在壁上的一口橢圓形玻璃鏡，拚命磨擦他灰色的瓜子臉，特別對於鼻的兩旁幾顆圓點上用力。然而，他最後終於失望，發出幾聲可哀的歎息！

在擦傷了的皮膚上冒出幾點血珠，欲流不流的。

他在緊張的臉上覺得刺痛。在刺痛的煩惱中，他聯想出一個勝利的回憶——關於鼻的補救。

自他榮任院長以來，自覺位高多金。‘缺陷之美’（？）不得不設法補救。救鼻自然是當前即務，其次，才說到對於臉上斑點的救濟。

在他心中肯定非把‘缺陷之美’除去以後，對於第一件救鼻的事，果然見諸實行：他一到玉城便往真光眼鏡公司去配了一副特置的玳瑁眼鏡，鏡框大，鏡夾高，放在他梯形的鼻梁上，適然而且穩當。

他常常臨鏡自照，覺得戴着這副鏡子，鼻子并不醜。

他今天雖然對於他認為‘緩圖’的事，遭了失敗，可是他畢竟聯想出他的勝利——對於救鼻的成功。

張院長復行坐在椅上，搖頭得意，味道他的勝利時，他的思想不知怎的又聯想到昨晨他瞥見這女看護長和柏醫官的事情上。這正是他剛才苦思而思不到的，忽然想到，臉上表現出獲得的欣喜。

她擦着火柴，又含着吸過未盡的一支雪茄抽起來。

腦子裏或斷或續的這樣想：

「女看護長，多麼年青漂亮的女子，……滑膩的……桃花色的……盈盈……鵝黃色的眼眶……三封都無望……毒辣心腸……有刺的薔薇……粉藕……拐脚……日本的妻……責任……哼！……柏某，亂黨……叫她來……命令他……不能……不滾蛋我終於……」

他想到這裏，按一按叫鈴，馬上一個穿白洋布大褂的聽差推門進來，正對着張院長立個正，兩隻惡盞的眼睛，俯視着地板，眼光集中于零亂擺在地

板上的雪茄煙灰，

愚蠢的聽差，~~像~~進聖殿的虔修居士一樣，埋着頭，沒有雜亂的~~想~~，他祇想關於雪茄煙灰的事情。

這雪白發~~亮~~的煙灰，他是有生以來未曾嘗過的貴物，比較他嘗吸的茄克牌——九銅子一盒的，自然高貴得多。他幻想着：不要吸罷！單嗅那香味的濃厚和芬芳就夠了！假如他不離開張院長，同張院長永遠~~一~~聞這香味常過癮，也是幸福不淺，至於想吸一支嗎！他知道這是妄想，等於乞丐想當官。

他正在想：「或者，偷他一支嘗嘗……」忽然聽到張院長在吩咐他，他才停止了吸雪茄的幻想。思想與身體同時靜止着不動。

『去叫她來！阿昆！』

『叫誰？院長先生！』

『多嘴！快去叫來就是。』

『院長：我不明白你的話；』

『不明白嗎！？』

張院長生着氣，將右手的食指指住聽差的額，再重複說一句：

『看你明白不明白？』

『呵呀！院長，我完全明白了。』

聽差退出去約末有十分鐘光景，他仍不見聽差叫的女看護長近來。又重複將叫鈴按了一個長音，走近來的還是原來的聽差。

『你叫的人來了嗎？』

『唯！……院長先生……』聽差張皇失措的答道：

『哼！你這亡八羔子，在發什麼神經？！』

『……』聽差埋頭不語。

『我看你們這一夥都不是好東西！不僅是你，當醫官的曠職，不到診病室看病，帶女人，不守本分；管庶務的，揩油，喫公家的經費；女看護同男醫生來往，說笑，吊膀子。至於，你們這等混蛋，更說不上，連人話都聽不進，比豬還蠢，你媽的！滾滾蛋罷！哼！』

『院長：因為你叫我去「叫他來，」他(?!)

是誰呢？我到現在還不明白。』

張院長這才明白他倉卒間沒有把女看護長的名字說出，致使聽差不懂他的意思。但他不承認他自己錯了，因為他是「上頭」，聽差是「下人」。『上頭』是要顧體面的，如何認錯呢！

『「她」嗎！自然是女看護長，還有誰是「她呢？」去！快去叫來！沒有腦筋的東西！』

聽差被他屈服了，答應一聲「是」才走出來。惟他終于不懂「她自然是女看護長」這一句話的邏輯！

(十一)

在五分鐘以後，這年青健麗的女看護長果然推門走進院長室來。張院長很謙恭的離開他的坐位，站起身，把一個小木凳安置在寫字檯的旁邊，請她坐。他親自倒一杯開水遞與女看護長。

他把未燃完的小半支雪茄閉熄，拋在一個金龍牌的空煙筒裏，從新在木盒裏取出一支含在唇上，把木圈椅一手搬過來，對正女看護長的臉坐着。

雪茄的刺鼻濃煙，她覺得受不慣，打了一個噴嚏，欠一欠身，向張院長問道：

『院長：叫我來，有什麼事？』

『沒有什麼！不要客氣，坐着大家閒談。』

答話時，他把雪茄放在寫字檯邊，表示得很客氣。

女看護長見着他這樣反常的禮貌，臉上流露着不恥他的神色，鼻孔外的肉皮漸漸膨脹大，似乎要發冷笑。

張院長不停止 七四

『你每天對於看護的事體很忙罷？這本來是一個很難做好的工作。不過，除了你別個辦不到，在這一羣毫無經驗的女子中。』

『沒有什麼忙，我還不是一個毫無經驗的嗎？』

『不見得！不見得！你的看護經驗很不錯，早就在我心裏記着的。你的細心，是現在一般心粗氣浮，趾高氣揚的女子學亦學不到的。』

『……………』

她受這一種不適當地，虛偽地抬舉，她徬徨着，憤怒着，沒有回答他。

張院長更親切的問紫薇道：

『我交來的信，都收到了？』

在他的微笑中看出是虛假的親切，是別有企圖的問話。

『都……都收到的。……』

她答話時，嘴唇有些微顫抖，恐懼他再叮囑住問回信。

『你的回信，我早預料着你能惠賜的，不過是時間問題。也許是工作忙。是嗎？』

『我沒有寫回信，是因為我想沒有用書面答覆的必要。院長是我朝夕相見的，有什麼事體，院長當面就可吩咐我去做。』

女看護長看出了他談話的用意，把話支吾在病院的事務上去。

『當面說，這很好。我早有這個意思，文字本來就不能代表語言，更不能代表思想。至於，舉動和表情，更不是文字所可代表的。這很好，就藉今天這個機會當面說罷。』

他說完話，把身子湊來挨住女看護長。但是她

把臉沉住不 答一句，賞了他一個‘沒臉’。

張院長對於她的沉默不言，覺得難爲情，——將桌邊燃着的雪茄，拿過來吸了幾口，仍然放在原處。放出自嘆自嘆的腔調說道：

『近來許多青年男女們，我覺得他們對於驕傲彷彿是他們用來修飾的化妝品，他們把驕傲當作自尊的武器。我以為這應該改良，應該適應環境而改變態度。驕傲並不是壞的習慣，我們要用得恰當。我亦是曾經走過青年程途的過來人，我曾經把驕傲來應用過。對於下人我常常這樣使用，然而結果很好，使他們稱譽我會當‘上頭’，併不會碰過釘子，遭了反響，然而也許青年朋友們知道應用，不過當然有萬分之一的失敗，對於應用。我希望他們覺悟，像我們中年人一樣，不會用，就棄置着不用，拋掉了這驕傲，學學‘圓通’，這‘圓通’簡直是個人應付社會的武器。看護長：你說對不對，關於我的話？』

『院長：你是在向誰發議論？』

『并不是特指誰，或者，暗地裏指某一箇。
這是對於一般的批評，請你不要誤會！』

『我并不是誤會你存心指誰，我是要知道
你的說明。祇要你承認是對一般的問題，我亦
想參加批評，因為這是不負責的批評！對於驕
傲的使用，我贊成拿對方行為作標準！譬如對
於一個作偽狡騙的棍徒，我們對他應該驕傲；
對於一個行非枉法的貪官，我們對他應該驕
傲；對於一個恃錢凌人的財主，我們對他應該
驕傲；……』

他聽了這幾句刺心話，額上微微出了幾點汗。

『把話說遠了，我們還是談事實罷！石護
長：你對於我信裏的用意，能明白嗎？能作一
個滿意的答覆嗎？』

『你信裏的用意，終于是你的用意，自然
要你才知道，我當然不會知道你的用意。』

『我信裏很明白的要求你作我的朋友。你
不願意嗎？』

『你是我的上司，用不着再和我交朋友

作朋友，是很普通的事情，你太有神聖了！未必作朋友比作上司更榮耀？你信裏所說的完全與你現在所說的兩樣，不是一回事。我希望你，不必多費筆墨，做出那一種自敘體的小說來描寫你代表的階級，那未免……』

這一番話比石頭還重，緊壓在他心上。他想說的話，完全不能說出，他希望的事完全遭了失敗。再不顧情勢說下去，難免破臉，反爲不好。祇得把譚鋒另搬在一方去談：

『看護長：你應該心平氣和的，作一個并非辯論的閒談。既承你稱呼，說我是你的上司，那末，我就不客氣以上司的資格——朋友自然是早經你承認了的，向你說幾句：你們很年青，剛出社會，名譽很要緊，對於朋友，擇選很要緊。自然，交結男女朋友都是一樣，不能馬馬虎虎的。』

他談到這裏很高興，站立起來做手式，把兩手在空中畫字。

『譬如現在有許多亂黨，簡直是騙子，或

者更明白的說他們是拆白，倒更恰切。他們常常將他們的淺見，向青年男女們宣傳。我們不能料定我們醫院裏沒有潛入這樣的人，我們不能不提防。要是有這樣的人，被我清出，自然是要照法律懲辦的。』

這段帶威嚇性的教訓似的說話，紫薇不知道他的命意，心中深蘊着無名的懷惱，向他探詢道：

『院長：這夥亂黨，有什麼方法可以辨別呢？』

這句問話，把張院長高興得發笑，玳瑁眼鏡在短梯形的鼻上顫動，與他的笑聲，合着拍奏。

『這很容易，在言語上可以分辨得出他們是亂黨，他們的說話，完全把牧師來做模型，在態度上表示和藹，無論什麼人他都稱你先生，或者，更親密的稱你弟兄。你想：這是如何的滑稽！』

『有一次我見一個亂黨他喊鐵匠的兒子是小兄弟，哈哈！多麼乏味！甚至於：他們要主張鐵廠歸鐵匠們管理；田地是做田人的。這不

是發夢嗎？這不是等於說：「皇后是奴才的，」是一樣的「丟醜。」看護長：你看這種混蛋，配做朋友嗎？我想你一定沒有這樣的朋友，假如，……』

他這一篇話說完，他那玳瑁眼鏡仍如前隨着他的笑聲在梯形鼻上顫動。

女看護長在他的高興中領略了他的冷酷，從他的譚鋒裏看到他露出來的嫉妬人的毒箭，但她仍顯示着很坦然的鎮靜說：

『院長：謝謝你教給我的話。我告別了，假如你沒有其他的事體和我談。』

他捨不得這珠圓玉潤的美人，在暢談中別去，苦留住她。

但她終於說一聲「再見。」便站起來走出去了。她走出門外心裏不知如何想在湖邊，張院長射着她那一眼的白光。

她出去了好久，張院長仍睜視住燒壞了的棹邊上那小半支雪茄出神！

(十二)

一天上午，病院裏還不曾開午飯的時候，女看護長剛從 傷兵的病室裏回到 她自己的宿室休息。忽然季櫻推門進來，兩頰現着不自然的紅暈，額上有幾點微汗，將戰慄的手緊握住紫薇。顫抖着聲音說道：

『紫薇！怎……怎麼了！』

『你是病了嗎？季櫻！』紫薇疑惑季櫻的形狀是有病。

『不是，是關於柏森的事。』

『關於柏森？什麼事？』

她聽見說出柏森的名字，心裏震盪得發悸。

『你不是對我說張石濟暗示着，要你與柏森斷絕友情麼？』

『不僅是這樣！他還暗藏着陷害柏森的毒意。』

『你爲什麼還不叫柏森離開這裏，躲避他的毒計呢？』

『我是主張他早走的。可見他說：「不能這樣膽怯，這不過是貪官污吏們壓迫人的慣技。威嚇嗎！亦僅祇威嚇而已！除了威嚇他還有什麼本事呢？我不能離開這裏，這是一個很可以活動的社會。我不能離開你們，恐防你們被他的暗算。紫薇！我們奮鬥，奮鬥至最後的一秒，我們再定辦法。出走，和犧牲這兩條路等待着我們！」我見他這樣主張，我遂沒有什麼話可說，得憑着命運去向那奮鬥。你知道什麼是關於他的呢！』

『我剛才到藥品存儲室去取藥棉和繃帶，裏面怪清冷的，沒有人取藥。我剛把兩包黃紙

封好的棉花檢好放在脇下，尚沒有去取繃帶的時候，聽着隔壁院長室裏有兩個人說話，我沒有注意他。後來我聽着一個人用沉重的語氣這樣說：

「自然，非把柏森這東西捕去，她（？）是不能斷念的……」

我才靜靜的細聽。

『室內是兩個人的聲音，一個是可以辨別得出是張石齊；那一個談話的，微帶鼻音，不知是誰？不過可以斷定不是侍候張石齊的聽差。在我未注意聽以前，他們倆是的，我不知道。以後對談的是這樣：

「……會着了嗎？是誰？是指揮官不是？」這是張石齊的聲音。

「不是，指揮官往太古碼頭去接太太去了，因為太太由H市來。我會着的是副官處長。」

「書面報告，面交了嗎？該不至忘記我說的附帶幾句話罷！」

「不必耽心！事體是完全辦妥貼的。」

「書面是當面批的？」

「我倒是這樣要求。但是副官處長對我很客氣，他談話很隨便。他說：不必，你們院長同我是老朋友，在上海的長三堂子裏，我們朝夕相見，這事照辦就是。哼！剪除一個亂黨，算一回什麼事！柏森這小子我是會過的，有一次來看指揮官的病，我和他攀談，他媽的，假裝新人物，裝腔做勢的，說什麼產業，勞資，企業，土地，這些花樣。……院長：你想一個上校官能這樣隨便，不拘形跡，很少見！」

「幾時可以派人來？」

「沒有說到這一層，我想一定很快，祇要副官處長是你的老朋友。」

「那末，……」

剛聽到這裏，存儲室的門外，有人走的腳步聲。我不能再逗留在那裏，祇得順手檢了兩卷綱帶，急急走出室外，以後他們怎樣說，我可不知道，不過大概是要陷害柏森是無疑的，

紫薇慌忙問季櫻：

『季櫻！那末，怎麼好？』

『還不遲，假使即刻就催促他走』

『他這樣打扮走出走，我看是不行的』

『自然非化裝不可。』

『好！季櫻，你去找一件破舊衣服來給他換。我立刻去告訴他，請他來我們這室裏，換了衣服就走。好不好？』

『不行，想他們注意你的行動，一概都由我去。你在這裏等等。』

『好的。季櫻，我的妹妹，我不知如何的感激你！』

沒有好久的時間以後，一個穿淺藍色布褂，像聽差樣的人，由紫薇的宿室走出來。向紫薇握一握手，看着她血侵透了的眼睛，覺得有無限憂愴蘊藏在心裏，向紫薇說一聲「再見！……」以後就哽咽着談不出口。

『記着，往湖山書屋去。我的……』

女看護長的答話，非常淒楚，

在這一個穿淺藍色布褂的人，離開病院以後沒有好久的時候，一隊騎着馬，掛着刀的憲兵在教堂門前出現，站立着排成一字。穿黃色軍裝的隊長，在嘴裏咕嚕了幾句，只見隊裏走出來四個憲兵，石像似的，在隊長面前排立着。隊長吩咐道：

『你們四個 分爲兩組，前門兩人，後門兩人 你們的責任是禁止院裏的人員出入。』

四個憲兵，同聲答應了一個「是，」向右轉，拔着刀走去了。馬鎗在背上動盪，碰着子彈夾的銅殼亂響。把沉靜的空氣擾動了！

全病院的人，都嘈雜着鬧嚷，放出蜜蜂在蜂房中嗡嗡的叫聲。雖然聲音并不大，却把院裏的秩序擾亂了。

幾個未經事故的年青看護，鵠立在角落裏寒戰。

醫官們雖然號稱胆壯：在平時敢于割病人的肚腹；挖出病人的五臟來洗刷；能鋸去傷兵的大腿；能斬斷不能療治的手腕。但是，這突如其來的變故，他們駭瞪着兩隻眼。望着憲兵們直挺地走來

走去，沒有辦法。有尚咬緊牙關，向角落裏打寒戰的女看護說一聲：

『不是了不得的事！』

全病院的人，祇有院長和趙醫官很安詳，這倒值得院裏的人暗地裏稱道：真不愧是院長，是醫官，與衆不同，單看他們倆那從容不迫的氣概，當着這樣嚴重的時候。

病院裏的大搜索開始了。由趙醫官當引導。嘈雜的聲音，反而銷沉，如靜水的池塘一樣。鐵鏽的氣味，夾雜着肥皂和汗水的氣味，由憲兵老爺們的身上發出來比病院裏灑的炭酸水更強烈。

最先搜查的是柏醫官的房，其次是女看護的宿室，其次才搜查病人的床位下面，廁所，廚房，存儲室，都通通搜查過。

惟院長室與趙醫官的寢室沒有去，其不去搜查的理由，無人知道！

爲什麼搜查這病院？及搜查什麼人？憲兵的隊長和士兵都沒有告訴醫院裏的人，僅在隊長的口中聽出一句是關於搜查的：

『這是上峰的命令。』

從搜索起到末了，全院的人都在丁當的鐵器聲響裏恐怖着。惟紫薇，和季櫻，雨秋，她們很鎮靜，顯出一種無名的歡喜，如坐小舟，在激流中平安脫險似的歡喜。

搜索的方法是周到極了的：存儲室的四個角落，病人的榻下，女看護們的衣箱裏，垃圾的堆中，破紙的竹篾裏，這院長的同鄉趙醫官都親自率領憲兵們去搜索過，

搜索以後，憲兵隊長告訴病院的人們：

『今天是奉了上峰的命令來的。來病院搜查亂黨，來搜查這防害治安，擾亂和平，無惡不作的暴徒。可惜這亂黨早走了，沒有搜查着。這與你們無關，你們還是安心的做事！』

太陽沉西了，在晚風中一陣馬嘶，這一隊憲兵由沿湖的馬路上回去了。只剩下鐵鏽與肥皂的混合氣味在空氣中流散，好一會才消失去。

病院中在搜索以後又嚷了一陣才寂靜的！

(十三)

當天夜晚，滿天祇有數點小星，陪伴着晶瑩的月亮，照偏了湖山。夜風很大，刮得湖上的蘆葦蕭蕭發響。

孤零零的女看護長，她獨自一人，離了病院，踏着她自己的黑影，在湖堤上前進。

溶溶的月色，滿溶了她的身體，融化了她的自然；淒冷的秋風，吹散了她的髮絲，在鬢前飄打。

這一幅夜行圖，是在顯示着人生的路程：過去的事，造成了許多經驗，等待着人去應用，現在正是四面都被陰影渲染着。有的是引誘，如那瑩澈的

月光，微閃的星點；有的是恐怖，猶如那：過耳的秋風，襲人的樹影；……然而 我們要真正去走人生的正路的人，不能因引誘而逗留不前，我們又不能因為恐怖而畏縮後退。我們雖然在暗地裏，亦要摸索前進，要去希待這未來的曙色。

女看護長走完了湖堤，沿着匡山的山麓往南走，走不上五六里 在一個別墅的門前停止了。

這所別墅，是 K 城的詩人譚大麟先生讀書的地方。現在大麟先生老了，他不能耐這郊野荒涼，早遷回城裏去與兒孫歡聚，以娛暮景去了，將這別墅留給他們最年青的一個兒子小麟住。

這別墅背山面湖，故大麟先生取其名曰湖山書屋。他亦自號湖山居士。

湖山書屋，並不是層樓疊閣的大廈，僅一列三間的中式瓦屋，中為客室，客室的兩旁，為寢室與書房。後面是三畝來寬的一個園子，圍繞着籬笆編插的圍牆。側所 廚房，在園南角落裏，築了一條曲折的走廊與中間的客室相通。

園裏的花卉很少，僅幾畦菜圃 栽種些瓜豆菜

蔬。大麟先生在園裏時，春秋佳日。亦嘗種植芍藥和秋菊於菜園中。可是自小麟遷來以後，園子早荒蕪了。不僅是聞不到花的芬芳，連他父親所親植的數十株白楊和楓樹，都被小麟斧削了一半，鋸成一捆捆的柴薪來，送給鄰近的窮朋友。

關於這一件事，大麟先生嘗嘗歎息。他的歎聲，並不是憎惡心與吝嗇心發出來的，他是關於蕭殺了風景的感嘆。

小麟的脾氣，與他父親大麟先生迥不相同，他不嗜好文藝。他罵現代文藝是閒散階級的無病呻吟。他常常把他父親來舉例：

「假如我父親不住一任常州知府，他那裏還有閒搖足高吟。都因為他不憂穿喫，才有餘暇來做試帖詩，恭維『陛下』。」

他對於文藝這樣批評：

「……你看寫在紙上的東西，那一件不是對當時支配階級的頌揚，和麻醉小民的東西呢？要看真正的文藝嗎？有的，在民間，在許多平民的心裏，聲音裏，舉動上，在最快的將

來才用文字表現出來。那樣的東西如果在現在的文壇和劇場發現，現代講文藝的人一定鄙視：說那是太猥褻，太粗暴，不恭敬，不文雅。他們所要求的文藝，是要「尊嚴和健康。」其實這些所謂文學家，他們坐在幾層樓的洋樓上，在自動椅上抽雪茄，在綠紗罩的電燈光下寫文章，把花露精來洗沐，在跳舞場裏嗅肉的香味。他們那裏肯走出他們的象牙之塔，或者站在他們藝術之宮的最麗一層樓上，俯視這煤煙下焦頭爛額的人類，俯視這稻場上的「兩足牛馬」？即使他們見着被機器軋成肉泥的肢體，見着貧民窟的窮婆和患貧血病的孩子，這紫紅的血，這烏黑的汗，他們如何肯寫呢？寫出來，豈不是粗鄙，豈不是不健康嗎？他們所希望的是：當富翁們的「幕臣。」做財主們家裏的詞客；與他們的名姬美妾酬唱，與他們的少爺公子往還，故這些學士交人所寫出來的，自然是：「安得黃金百萬！遍交天下名士美人。」自然是：黃臉上傅粉，烏唇上塗

陪屋

脂，久不入浴的肉香，嬌婷婷的高跟鞋。現代文藝的真精神，便是如此如此！……』

他父親珍藏的宋版書，秘儲在書房裏的，他都不惜把他來出賣。將賣得的錢，拿來散給窮朋友，或補助 K 城的平民學校。關於這件事，亦被 K 城的紳士們，贈他一個「文敬罪人」的罵名。

小麟從中學畢業，就未曾升學。在園裏住着，亦未嘗與一般上流人來往。却偏偏邀請許多，種地的鄰居，運貨的力夫，天涯的淪落者，窮漢？來他園裏談天，喫飯。

柏森和紫薇是他的新交，剛由朋友介紹才認識的。但他對於這喬裝小工，脫險病院的拜訪者，他表示很熱烈的歡迎。他承認庇護柏森，使他出險。

他們這對主客，正當晚飯後坐在客室談論關於離開 K 城的計劃時，一回扣門的聲音，把他們的談話中止了。在沉默中，驚疑這突然襲來的扣環聲。

小麟叫柏森在客室門外待着，他出去詢問來。

不到一刻，小麟帶領着一個穿青色夜行衣服的女子進來，項下緊結了一塊花布手巾，荒草似的頭髮，雜亂來掩蓋了眉眼，僅能看得出被風吹得慘白的半張臉。柏森一見就知道是紫薇，快迎過去，握住她的手，叫了她一聲：『紫薇！你……』在聲音裏，夾雜着悲淒與歡娛。

進了客室，小麟倒了一盅熱茶把她，退後去坐在一張方棹的旁邊。紫薇向小麟道了謝，談了幾句，便同柏森坐在小麟斜對面的靠壁條凳上。

柏森不等紫薇把茶喝完，先問她道：

『我走了以後怎樣？果真有人來搜查嗎？』

紫薇卽把巡兵搜查的情形，詳細告訴他。柏森冷笑了幾聲！

小麟亦在旁邊說了一句來湊趣：

『白費了一支毒箭！』

在他們的一陣非笑後，她嚴肅地皺着眉頭向柏森道：

『以後怎樣？』

『我同小麟計劃，離開 K 城。』

柏森談話的時候，望着斜對面的小麟。小麟亦笑一笑，點頭。

『K城是不能住了？那末往……？』

『K城的局面，一天比一天嚴重。認識我的人又很多，如何能長留此地呢！』

『那末，往何處去？』

『我同小麟商量，祇有往C市去，因為那裏是一個工商業的中心，我們可以在那裏，設法獲取民衆。』

『那裏的民衆了解我們？』

小麟搓着雙手，搭趣道：

『民衆的認識是真確的，他們常常攷察着這些向他們呼喊的人。假如你是虛偽的，口騙的，他們將要背着你，向別個方向去。激進的，甚或要對準你這呼喊的欺騙者，迎頭痛擊。不論他是背着你走的，或者，迎頭痛擊你的人，他們都願意去圍繞住，跟住，為他們利益奮鬥的人一道，他們共同呼喊，他們共同爭鬥，鞏固他們所喊出來的力，這現代支配階級沒有

的力，這現代統治者深惡痛絕的力，他們自己創造，自己鞏固這力，直至永久。

我們假如不欺騙他們，不去空喊，他們一定了解我們，圍繞我們，在我們的四面。直至我們和他們打成一片，沒有我們，沒有他們，這才是大家所希望的。』

紫薇和柏森都很佩服小麟的話，他們驚訝這官僚的兒子會說出這樣澈底的話！

小麟說完話，便走出去，在客室的門外來往徘徊。聽聽藩籬外有沒有刺探的足聲。他走的脚步很輕。

他們倆當小麟出去後，都低着頭望着他們間互握的兩手，這溫熱的手，把他們無言地心深處勾通着。

她在沉默中，全身都感到麻痺，由脚根一直麻到頭頂。眼淚忍不住將要直滾出來，臉上的皮膚覺得發熱。顫動着聲音向柏森道：

『離開 K 城 你是決定了麼？』

『決定了，我想你是一定同意！』

『我媽！……』她說到這裏眼淚如注的流下了。她被這離別的情緒，急得沒法，遂將頭倒在他的懷中，在他布褂上灑滿了淚點，喉裏不斷的哽咽。

柏森用很柔和的話安慰她：

『薇！你不要這樣悲哀，安靜些，暫時忍耐住在這裏！』

他雖硬着心腸寬慰她，但說到最後，亦不能把持住感情，終於嗚咽了！

『我不能住在病院裏，我願和你一道走。無論你走到那裏！』

他在悲哀的聲中，含著憤激。

『我們一道走，在路上是很困難的』

柏森回答這句話時，小麟在簷下冷風中，悚然地停了脚步。

『你忍心把我送給野獸？』她的問話是很憤恨。

柏森被這句話說急了，側過身子擁抱住她，在她的嘴唇上狂吻着，說道：

『紫薇：我愛你！我吻你！表示我的敬禮。

我在過去着實委屈了你，我不該忍心待慢你。
從今後，我是屬於你的，你將給我以力。我給
人類謀幸福，是全靠你的力，我有你給我的
力，我可去打破有產者的殘壘，銷滅了人類的
塔梯，在巖石上建築「我們」的基石。

『紫薇：我愛你，我愛你給我的力。我願你
昂勉我，鞭策我前進，使我去拔不良社會教養
我的習性；爲我死去的父母報仇，拋棄了我治
病的東西，拿住我父親遺留下的鐵錘。去！去
爭鬥！打倒一切壓迫的，摧毀一切！……』

他們倆在擁抱中，一個疾語着，一個喘息着嗚
咽，足足好幾分鐘的時間，他們才由狂熱之中，安
靜過來。

『柏森！你還有幾天才起身往 C 市去？』

『我已同小麟商量，明天就動身。恐怕逗
留在這裏，又被他們這些鷹犬察覺了。』

『我今夜是偷着來的，故衣服亦改了裝，
我不能不早些回去。你要明天走，我恐怕不
能！……』

『小別有什麼值得傷感，值得纏綿！你早些回去。你偷着來不怕張石齊這東西知道？』

『我和季櫻，雨欣商量好了才來的，不怕。』

『你回去代我謝謝季櫻她們：祝她們努力！』

『一定轉告她們。你須常常來信！』

『我當時時把信給你，我不能忘你，直至永遠……』

他們對談到這裏，小麟由門外進來，互相談了一陣關於以後的事。

紫薇告別了他們要走，又把柏森消失去的悲傷，從新逗上心來。

她噙住眼淚，一面招呼小麟不要送她，一面緊握住柏森的手說：『森！… 不要……不要忘了我。我們暫時……分別了！』

她聲淚俱下的走出門，但是她還不停的扭轉身子反顧柏森。直至看不到他臉上的輪廓，祇見湖山書屋門前立着的是一條黑影時才停止的。

在歸途中，秋風仍如前地吹得淒厲，空虛與孤單，緊抓住她的心。在風聲中，她似乎聽着幾句歌聲，由遠處竹林間送過來，她不信是她的幻覺。

——君不見：

滿江紅葉，

都是離人眼中血！

(十四)

紫薇在臨時野戰醫院的職務是：支配各個看護的工作，檢查病室的清潔，招呼病人的飲食，故她與病人接近的機會比較普遍些。

她別：柏森。回病院來第三天早晨，走往病室裏去檢查，剛走至十七號病室的門前，早聽見一陣痛楚的呻吟由室裏得出來。推門進去，見睡在床上的呻吟者，是一個臂帶兩傷的兵士。臉上的肌肉，完全脫落；頰肉也沒有了，祇能見皮包住的兩排嘴夾骨。

注意到他深陷的眼眶時，你將疑心他的顴骨

比任何人都高。假如他不呻吟，他尖銳而發光的眼珠不動，他是等於死人的屍體。

紫薇覺得這生命的掙扎者可憐，走到床沿前去問他；

『不好過嗎？打傷了的戰士！』

『是的，心裏着慌。』

這受傷的兵士，發出來的答聲很細微。可是細微的聲音，却震動得他臉上微帶血色，胸部亦微微跳動，在未談話以前，不能見這樣的佳象。

『你的傷很重？』

『不見得，兩傷都在左臂上，陷在骨隙裏的子彈，老早就取出的。些微加點外感，院長就叫醫官來吩咐我：叫我出院。他說逗留着是枉然，在院裏留醫是無用的。不如自己想法，或回家或到友朋家去調養；想喫好的多喫點，治療是白費工夫和花費！……』

『你同意了嗎？負傷的戰士：』

他閉住眼，休息一會才答覆。談話覺得很費力，不過對於這同情的撫慰，他費力亦樂於。

『同意嗎！這完全是致我的死命。我在這裏有什麼人是我的親屬和朋友呢？我老早就沒有親屬的，他們都死了。朋友！不少！可是都在軍隊中流浪，誰知道誰在那裏？出院是等於送我去出葬，死在外面，還不如死在這裏。我拚死亦不出去！聽他們如何辦罷！』

從負傷兵士的話中，紫薇更覺張石齊的罪大惡極。她想：本來醫院的弊病很多，像這種利己殺人的毒計，是要張石齊這食人心肝的人面獸才做得出。

她安慰他幾句叫他不要着急，她想法在醫官面前帮他緩頰。負傷的兵士對於這樣的安慰，自然表示無上感激的，他掙扎起着來向她致敬，她覺得心裏很不安，招呼他躺下去。卒至望着他臥下了後，才離開這間病室。

她果然幫這負傷的兵士吹噓，使他在院留醫。她時常去照顧他。

這負傷的兵士因為得到她不時的安慰，與「留院」的喜事，外感果然減輕，鎗傷亦痛得不很利害。

漸能起坐作長時間的談話。

一天，晚餐以後，紫薇又去十七號病室，這負傷的兵士對她十分的虔敬。請她在牀前一隻小木凳上坐下。

她坐在木凳上，想向這大病新癒的兵士，談一談關於「兵士們應有的覺悟」的問題。

她談話的態度，很和藹，使他得到言外的喜悅。

『今天更覺好些嗎？』

『是的，女看護長；你多麼慈悲，我不知將來病好起來，應該怎樣酬報你，』負傷兵士答話時，臉上顯出一副「對不住人」的歉意的神情。

『這是我的職務，不僅對你是這樣。用不着報酬！要報酬，就成了商業交易。我們做事，沒有_△報酬的存心的。』

『我不知道應該如何報答你！』他對於她的不了解，仍然本着他的初衷說：

『聽你的口音是湖南人嗎？』

『不是。我是廣西桂林人，也許我的話與湖南口音相像。看護長：我從前是桂林屬吉平鄉耕田的，後來遇着年荒，不能十足付租，致使田主生氣，扣完了我的壓租，牽去了兩匹耕牛，把鋤，犁，耙，耨，及剩下的口糧——小麥，山芋都通通戴去。還說：

「這不夠，找着錢時，還須加利賠還。不然！來世做牛馬亦要還的。」

『因此，氣死了我六十歲的老母，及我結婚不上五年的髮妻。』

他說到這裏，兩顆枯乾的眼淚，亮晶晶地懸在深陷的眼眶骨上，好久才滴下來，落在他下半身的白被單上。

紫薇由這位可憐戰士的話中，聯想到前日在匡山麓下柏森說的話來，一股熱血跟着脊骨飛快地跑入後腦，使她全身的骨節關節都呈現麻痺狀態。雖然他不能忍耐這不寧之聯想的襲來，而她仍支持着，企望他繼續講出來。

『我老母，髮妻死了以後，我祇得離開朝

夕鋤犁的土地，而投奔到陸都督的營裏去當兵。東西流離，直至而今！雖然，在營裏混了十年，袋裏依然不會有一個大。我親眼見同排的弟兄，陞了校官，做了統領，括到好多地皮，娶了幾房妻妾。我斑白了鬍鬚，仍然是個大兵！這是時運，又怪得誰？』

在他的話裏，蓄藏着不少的深哀。

『負傷的戰士！對不起，我還不知道你的姓名。因為你的溫度表上，僅填了一個號碼。你樂于告訴我，你的姓名，及負傷的情形麼？』

『我的名字叫龍利生，我們家裏是六世單傳，都是做農的。我將來能否生一個兒子來繼續香煙，這很難說！假如我這鎗傷是結果了我的性命，那末，還說什麼呢！我投奔到蔡總指揮的營裏足有一年多，經過大小三十餘戰。在三十幾次戰役裏，統共死兩三萬人。死傷雖多，我們營裏的弟兄從不曾後退過，旁人都稱贊我們是一支不可摧毀的堅軍！』

『我的傷，是在這次河南戰爭，攻打小山

時打傷的，那天敵人的礮火，真是我身經百戰，不曾碰過的血門；敵人架幾十尊重礮在小山的礮兵陣地上，描準着我們的中路主力軍轟擊。降低了廿幾架戰鬥飛機；拋擲炸彈；把五六千騎兵來撲滅我們的前鋒軍；推動托克礮車來向着我們突進。

『但是，我們終於勝利了！斬斷敵人猛撲過來的馬足，殺敗了敵人的騎兵；折斷了敵人的電網；衝進了敵人的壕溝，

『我跨入了戰壕，搶奪了兩支槍，殺死了敵人一個號目，一個旗官。我正在高興喊「殺，」接連幾顆子彈向我衝去的方向射來，好像一塊大石壓在我的左臂上，我看見熱血由左臂流潰出來，我才覺得痛楚，倒在地上。我在地面上冥想：「敵人在放射子彈，我不期然碰在他放射的子彈上。不僅我一人是這樣倒斃，成萬的同伴都做了敵人的礮灰！」腦子裏，循環不息的這樣想。我負傷的情形，就是如此！』

『你覺得後悔麼？』

『從負傷到現在，完全把思想集中在鎗傷上。希望和回憶是常有的，却很輕微，一浮在腦裏，馬上便撇開牠；因為鎗傷的疼痛，又把思想集中在鎗傷上去。至於「悔」嗎？完全感不到。我們在營裏磨練了十年，從習慣上，生活上，官長的訓話中，我們把「悔」字忘去了。從前也許覺得過，在當兵以前，我想這「悔」字由我們腦中消失，恐怕他因為「兵士應該絕對服從長官」這一條法律養成的。』

紫薇怕他談話費力，問他要不要水和牛奶？他說：不需要，他覺得很高興；祇須歇一歇便可談下去。

『你知道你們的長官，為什麼應該絕對服從的呢？』

『我們聽慣了長官告訴我們「應該絕對服從他。」於是我們成了習慣，故事事都應該照他的話去做，雖然是他自己的事，與我們無關，或者，竟是不利於我們的事！我們習慣了，並不反抗的幫他做。我們對於服從的解釋：是

「應該」，不是「爲什麼」！』

『負傷的戰士，我們的朋友，你錯了，你誤解了服從。服從並不是不好的，但是，你誤解了！我們要服從真理，不應該服從某個人。』

『個人常常利用我們爲他的利益奮鬥，他得到了利益，便撇開我們，有時他們得到的利益，恰是我們的損失。』

『服從真理才是對的。真理牠亦可驅策我們爲利益而奮鬥，可是這利益與牠不相干，這利益是我們的，牠不欺騙我們，牠使我們得到利益。』

『朋友！你或者還不知道「真理」是什麼？真理是真正爲人類謀幸福的一種東西。譬如純粹科學，牠是一種真理，牠是爲人類謀幸福的一種東西。又譬如唯物的社會學，牠是一種真理，牠幫助被壓迫的人類得到解放。』

『個人常常違反真理，縱使他并不如何壞！』

『朋友：你們的長官，他就是個人。他們常常命令你們去殺戮你們的貧苦弟兄，「他假

說是你們的仇人的」命令你們往工廠裏去屠殺罷工工友，「他們還不是同你一樣的窮措大嗎？」他們命令你們去搶劫農家的財物，強姦農家的妻子。——你能否認這些做田的不是你們一樣的窮弟兄嗎？

『朋友！你錯了，你把你們的仇人當做長官去了！把弟兄當做該殺的犬羊去了！是不是？朋友！我們應不應該掉轉頭來殺我們的仇人呢？——你以前認為應該絕對服從的長官。我們應不應該和我們的弟兄一道？——做田的，在鐵廠裏打鐵的……』

『朋友！是時候了！你的年紀未老，你的鎗傷不久可以痊癒。敵人的陣式擺在我們的面前，我們應該向誰描準？』

『弟兄！仇人！』

『朋友！是時候了！敵人的陣式擺在我們的面前。』

他聽到定這一腔話，興奮極了，流出狂熱而欣喜的眼淚，大聲呼喊：

『描準我們的敵人射擊！

同我們的弟兄攜手！』

熱烈的真摯的了解，充滿了他們的內心！她道別了負傷兵士喜洋洋的地走了出去。

病室裏瀰漫了藥的氣味，白亮的電燈光刺射得這位病了的兵士失眠。

(十五)

自柏森去後，張石齊以爲情敵已去，紫薇自然容易就我範圍，故對於紫薇百般慇懃，曾託好幾個看護生代達他愛慕紫薇的意思，可是都被謝絕了！他雖覺過意不去，而傾倒紫薇，想佔有紫薇的妄念，還時時在蠢動。

日晷的推移，柏森離開病院，不覺已滿一星期，紫薇因懷念柏森，遂同季櫻往翠山書屋去詢問柏森的消息。小麟告訴她們，沒有信來，她們祇得掃興歸來。剛走至病院的大門前，聽差告訴她說：院長在找看護長。她讓季櫻先回宿室去，她走往三

樓院長室來，推門進去，見着張院長坐在水圈椅上，右脚架在左膝上搖擺，眼鏡框裏透出他陰險的眼光，射着棧上的一封信。

他見着紫薇走進來，很傲慢地坐着不動，半晌，才向站着的紫薇，發出帶諷的說話！

『哼！你來了，很好！我叫聽差去找你好幾次。』

把棧上的信遞與紫薇，說道：

『這封信是你所謂愛人寫來的。你看！』

他把信接過來，一看，原來是拆閱過的一封信，由J省省城帶來的。掏出信裏的信箋看，是一張黃色粗紙，用鉛筆寫的，字跡很了草。信上這樣寫：

「紫薇：我親愛的！這是我們第一次通信，恐亦是最末一次的信罷！我此時坐在一個石頭上——這監獄的南面一個角落裏。這裏陪伴我的東西很簡單，一個坐的石頭，一件腳鐐，一把手鎖。

「我全身上下都被剝去了！祇剩下一條短褲，他們說這是施恩，其實他們給我留下短褲

來遮羞，是顯示他們階級的道德（虛偽）！我們有什麼可羞的？「赤裸裸」原來是我們的精神：我們生來就是一無所有，就是赤裸裸地。祇有他們把給我們的鎖練！

聽差們的鑲拷幫我加上時，我向他們說：

「朋友；大家都是上着鑲拷的，我和你沒有分別。不過你的枷鎖戴在項上，你不知道罷了！朋友！我們無論生和死都可由枷鎖下解放出來的。你想，這話對不對？」他們無言。

紫薇：我還是呼喊你是我的同志罷！因為這稱呼比一切都光榮。我相信我們的愛情是建築在同志上的，我們志不同，還有什麼情愛呢？！把愛情建築在金錢上和臉子上的，我們任他們去講罷！因為他們另自立在一個與我們不同的階梯上。

你讀我這信的前幾段，你也許不懂這突起來的無來由的文字罷？但是，紫薇：你慢慢的看下去。

這以膝骨當寫字臺，用鎖緊了的手去寫

字，實感到不便。

我本打算在你去後第二晨動身的，後來聽說白天檢查得很嚴，故我才改乘夜裏由小徑走的。

當晚秋風蕭瑟，涼月照人，我在叢蕪中跋涉，有無可言喻的心情，雖感到天涯淪落，湖海一身，然自覺尚不空虛。到匡山絕頂時已是午夜時候了！遠望 W 城燈火，如天將明時的小星一般，乍明乍滅。半月流連，忽將別去，不無戀戀不捨之情！

峯頂風多露冷，身體覺疲倦不能支，遂在山寺廊下過夜。蟋蟀在墻下吟韻，秋螢在樹下的腐草上閃光，江岸漁燈，近山的磷火，都使我感到離別的愴淒，加增了我寄生階級的習性。卒我想到在田間，在貧民窟裏的弟兄時，我才由理智的光輝下被救；想到迫害我的敵人時，我才由階級意識下被救。

第二日天曉，我即由山寺出發。卒至黃昏，才抵 P 湖的湖邊，雇船夜渡，湖中遇風，浪

大風疾，迄第三日午後才被風濤捲至岸邊。

紫薇：我雖跳出自然界的險境，却在船抵岸時，又被支配階級的鷹犬們檢查住，又陷入人設的陷阱去了！」

她看到這裏，眼淚絲連不斷地祇見滾在信紙上。張院長吸着雪茄，「哼」的冷笑了一聲，表示對於紫薇的流淚是無謂的。

紫薇不睜他，仍流着淚，一直將信看下去：

「紫薇：他們的陷阱是早擺布好了的，沿湖邊一帶，都密布着偵緝我的人。我被拿的第二天就解送到這裏來，這特別法庭的監獄裏。

這監獄裏，據聽差說：監禁了一百多人，（與我是隔絕的）都是我們的朋友。在前幾天推出去了八十幾個，在更深黑夜裏推出去的，「死」，自然可以知道一定是！怎樣行刑，那可不知道！

我到了這裏，祇經一次詢問，——不是審詢。來詢問的人，祇問我的姓名，籍貫。我要求寫一張詳細的供狀，被他拒絕了。

他說：『用不着，你們還不是那一套？！幾個口號，幾個你們新造的名詞，夾幾個虛字就算是，莫非你們還肯說一字『悔』嗎？』

紫薇：我自然是不能逃避的了！但我不恐懼，我朝夕祇等待號音一吹，我就可以得解放。在一顆子彈穿過我的身體時，熱血一噴我的責任就謝了，移交給你們未死者。

我的镣铐，在那時他們自然會代我取消，再拿去加在我們弟兄的手足上！

陷害我的人，想你是知道的，你或者以為他是我和我的仇人罷？我和我的仇人，這句話是不通的；謀害我的人某人，這句亦是同樣不合適。祇有「我們」和「他們」的對立，沒有「我」「你」和「某」的對立的。

紫薇：沒有什麼可說，悲哀和痛苦，我再亦感不到。「我們」祇有對於「他們」的——憤恨，和仇視。「我們」不否認「我們」的心胸窄狹！

薇！不要悲哀，分別了！永久的分別了！

「奮鬥」是我們的敬禮！是我們寫愛情的
基石！

繼續奮鬥！

最後的成功在「我們！」 森字」

她看完了信，并不如初讀信時那樣悲哀，眼淚
亦沒有，祇眼裏突出兩道怒火，血紅了白眼膜。將
信放在袋裏，舉着手吶喊了幾聲「繼續奮鬥！」

停一會，她走到張院長的面前去向他問道：

『這是誰拆開了我的信？』

問的聲音很強，使張院長向後却了兩步才答
應出：

『是我。請你原諒！』

『你有什麼權威干涉我的自由？你這！
……』

『在戒嚴期中，任何人都被檢查，不僅是
你！』他的話很委婉：

『在郵局檢查尚可說，你是奉到了誰的命
令特別檢查我？』

他支吾着，這樣答覆：

『是柏醫官在監獄裏雇人送來的信，並不是郵局！』

這支吾之詞，更使她憤激：

『柏醫官！……還不是你的毒計！……』

『你怎樣說？』

『他入獄，就是你這吮人膏血的豺狼搗的鬼！你還佯裝不醒嗎？』

他聽了這句話，非常生氣，擺出他官的架子，大聲的問道：

『哼！出口傷人，你究竟在罵誰？』

『罵你，罵你這吮吸工人血液者的兒子！罵你這賺取兵士醫藥費的貪官！罵你這騙取女性的驢、賊！』

他見着勢頭不好，乃改換了一個「軟取」的方法，使這氣憤填膺的女看護長被他屈伏，他低着聲音，冷笑一聲道：

『你不要亂罵，不是罵得了的！你不怕法律嗎？我早知道你與這年青的醫官是同黨，想躲避在我們這病院裏搗亂。像你這樣的亂黨，

我只須去報告，你就要縛赴刑場。你縱然大膽說不怕法律，你敢於不怕刀槍？』

『豈但刀槍，就是拏我來錘屍萬斷，我還不拋棄我的信仰！我雖然是一個年青女子，抹煞了你們少年黨幾萬蠢漢！我們的頭可斷，血可流，決不向你們有金錢，有權位的人投降！你們有的是刀，槍！我們有的是頸項！你們有兵丁，我們有鐵錘。你們有警察，我們有鋤犁。來！張石齊！這是我的頸項！』

她聲色俱厲的奔往張院長面前去。

『我看你是在感情用事，是青年人一時的興奮，真是事實到來時，你一定沒有這樣勇氣。我在社會上經驗得太多了！青年人，攷量罷！』

『我沒有遲疑，你縛我去見你們的同鄉桑總指揮。到那裏，我還是這樣，縛我在刑架上，我還是這樣！鋼刀架在我頸項上，我還是這樣！來！張石齊！把我縛去！』

她把手去拖着 他法蘭絨西裝的胸前鈕扣，不

斷的說：

『來！把我縛去！』

他寔得沒有辦法，想真是命人即刻把她縛去，亦覺手段太魯莽。并且還捨不得這「有刺的薔薇！」雖然可惡，終覺這薔薇的花朵是可愛的。但是，不縛，又沒有辦法。忍耐着尋思了好久，才一面解了她扭着鈕扣的手，一面勸慰紫薇道：

『姑娘！不要生氣！我是和你開玩笑的。誰相信你是亂黨！不過和你開心，你就當真生氣來。我希望你仍作我的朋友，和我一道便得了！』

『無恥！誰是你的姑娘？不配！祇有官僚，財主，濫軍官，娼妓才和你一道，你配和誰一道呢？來！把我縛去！』

手雖然從他的鈕扣上鬆開，她的詞色愈見激昂。他沒有別法，仍然很委婉的安慰：

『誰沒有錯處？我向你道歉。我以後再不能這樣胡亂瞎說，使你生氣，我真罪過！』

『你的罪過 并不在冒犯了我。是在你做壞了財主軍閥們的走狗，他們意識了你，使你拍賣人格，使你陷害爲人類謀幸福的人。你不要支吾其詞，你有膽，來！把我縛去！』

他們這陣囂嚷，逗得全病院上下的人都來聽熱鬧。有暗地裏嬉笑院長無恥的，有佩服紫薇果敢的，有羨慕院長圓滑的，有竊笑紫薇粗暴的……聽到最末，大家還是替院長斂心，恐他無法收場，其中有幾個看護才推門進去，把紫薇挽勸出來，

但是，這果敢的女看護長還在一羣看護的包圍中罵：

『統治者的走狗……銀樣臘槍頭……賊……狗奴……』

大有產者的犬子……… …！』

(十六)

坐鎮 K 城的桑總指揮，他部下有三四萬人，佈防的區域，僅有一省二分之一的地方，地小兵多，給養很難，乃將所部移往 C 省的省城去。

C 省是南中國最大，最富裕的一省，供三四萬兵的糧餉，是綽綽有餘的！

桑總指揮的兵隊，開往 C 省的省城，是在張院長被紫薇痛罵不久以後。

臨時野戰病院，隨着兵隊的開拔，達到 C 省的省城，住紮在城外一個較場的旁邊。這院址是前清標營的舊址，此次改作病院，倒也恰切，有許多兵

房都是可作養病室的。

張院長遭了紫薇痛罵以後，對她，存了一番畏懼，惟戀戀不捨的念頭，總不能拋開他的腦子。在由 K 城到 C 省省城的途中，他亦捉弄過幾次拉攏紫薇的手段，然嫉惡如仇的女看護長，他如何能達到目的呢？無非是：輕重不等的釘子碰了幾個而已！

光陰過得很快，不覺到了北風凜冽的時候了。

C 省雖地近熱帶，氣候溫暖，但北風驟起之際，亦覺奇寒逼人。又以 C 省省城，城臨南海，海中颶風時作，大風一起，屋瓦飛翻。

在冬節後，大風驟起的一晚，晝夜交接的時分，C 省的省城起了一個很大的暴亂，槍聲在逼處霹拔拔的響，把全城的居民都從夢中驚醒。

人們尚疑心是在大風中失了火，或許是，有錢的人在祭財神，放鞭炮。

擾亂和恐怖，却更加利害了！電燈熄滅了！電話不通了！手榴彈在街頭巷尾亂擲，硫磺的氣味和煙霧，漫彌了全市，穿入了小姐的深閨！透進了財

主們的錢庫！斯文人在煙霧中打噴嚏，聞不慣這硫磺的氣味。

這擾亂是一個混戰，桑總指揮的兵士奉了命令去打原駐省城的王軍長。可是他的兵士又在他的指揮部裏搗亂，擲炸彈，燒營房，正在摧毀他的大本營。兵士們都說：

『無論你是什麼！王爺老子都要殺！軍長指揮部要殺！財主爺爺亦要殺！——祇要你是貧窮人的對頭。』

工人們 窮人們，沿街的吶喊：喊『殺！』喊『打倒！』口裏在嚷，手裏在擲自造的炸彈。

這薰入富人們賓車的黃煙白霧，就是這些窮光蛋幹出來的好手段！

這混亂的波浪，普遍到了城外，這教場旁邊的野獸病院亦正在開始擾亂——

這慷慨激昂的女看護長，她正在當這病院裏開始擾亂的頭領，她穿一件青布的棉短裝 戴一頂灰色絨氈的鴨舌帽 擎一把梭鏢，有四尺來長，她這模樣，好像扮演的梁山泊好漢一樣。

全病院的看護都願受她的指揮。緊圍住她的身邊有三個人，一個是季櫻，一個是雨秋，還有一個身體強力壯的男子，就是這負了兩傷，留養病院的田利生。他穿着全副武裝，與昔時病場呻吟的模樣，迥不相像。

常常在病院門前臨風招展的兩首國旗，被女看護們撕壞了！一片紅，一片藍的破綢片，都被腳底泥踏得污透了！

守門的衛兵，換成兩個十六七歲的女看護。持着槍，穿着鎮日家的白洋布看護服。

院門內一個塞門牆土面的大壩，站滿了幾百住院的傷病兵，鬧哄哄的，在疲倦中，忽然感到興奮。

在左邊病室的廊下柱上，綑縛着兩個人，臉上堆滿了恐懼和苦悶，閉着雙眼，嘴皮的顏色慘白，全身都在抖戰。穿西裝，戴眼鏡，像紳士樣的那一位，更抖戰得利害，好像落水狗抖牠打濕了的狗毛似的！

這些病兵和女看護們的中間，特別的擁擠，摩

肩接踵地團團圍住這年青英勇的女看護長，和田利生，季櫻，雨秋四人。

沸騰的聲音，微微靜止了。然在沉靜中，仍不斷聽着捲旋的風聲，與放槍的聲音！

穿全副武裝身掛短槍的田利生，從人叢中現出臉來，放高嗓子向大家說：

『弟兄們！我們的朋友！

我們停止說話，靜聽我們這女看護長說話！她是我們的首領！她是我們的救星！我們無論如何都服從她，聽她指揮。

朋友們！我們靜聽：』

人聲又嘩啦了一陣，才見着這美麗而英勇的女看護長，站在一張搭在人叢中的檯上說話，態度很鎮靜，聲調却慷慨激昂。

『朋友們！我們都是窮人！

我們受盡了財主和田主的壓迫，我們才拋下了父母妻子，才拋下了職業和土地，我們才成了無家的孤人，成了一個沒有經濟基礎的流浪者！

我們當兵，不僅是混喫混穿，最主要的目的，是要：達到將民族由危亡中救出；把被壓迫的窮困者，由壓迫者的鐐拷之下解放出來，救我們的弟兄！救我們自己——得到職業和地土。

但是，我們當了幾年，或十幾年的兵，成績怎麼樣？職業的機關，土地，權力都在「他們」掌握之中。我們那裏得到一點兒好處？「他們」這些強盜，這中國的和外國的強盜，「他們」不僅還給我們的生產機關，土地和權力，「他們」還殺害了我們成千成萬的弟兄！誘惑「我們」的弟兄殺弟兄！

我們當兵的，在洋大人，財主，混帳的軍官的鐐拷之下，沒穿沒喫，怎敢得上「他們」喫不完的美食，穿不完的狐裘？！

朋友們！這冷的天氣，我們還沒有被蓋，披着幾絲薄布片片！

朋友們！你們自己看自己的身上罷！
一聲叫喊由傷者病者的口中呼出來：

『殺死這些喫我們穿我們的賊！』

此時風聲更緊，仍不斷的呼呼捲旋！

槍聲更密，雜夾着濤搭的前進號音！

『朋友！我們還有要說的話：

我們到現在，苦受夠了！我們再不能忍受了！這槍聲你們聽着嗎？你們也許不知道爲什麼？這是桑指揮打王軍長，這是他們混蛋打混蛋，這是搶錢，搶地盤的勾當，我們該一齊反對！

又是一片『反對』的短促哄鬧聲。

『朋友們！我們不僅要反對，「我們」還須去消滅「他們」及一切我們的敵人！同我們的工農弟兄一道去！你們贊成不贊成？

大家都雷聲似的歡呼：

『贊成！去殺我們的仇人！』

『朋友們！我還有話要說：這廊下縛的張石齋，他是財主的兒子，桑指揮的爪牙，他是侵吞公帑的貪官，他是壓迫我們病兵的主使者，是我們的敵人，我們應該對他怎樣？』

兵士們蜂擁似的往廊下奔去，喊『殺死這賊。』
女看護長止住他們，再道：

『朋友們！莫忙！還有附和他的趙醫官怎樣辦？』

大家齊說：

『照樣殺死！』

於是這財主的兒子，與赴指揮部告秘的醫官，
都同時在被他們壓迫的病兵槍下殞命了！

在梯上站着的女看護長，看見這中彈斃命的
張石齋，雖覺痛快，同為她眼上忽然浮着少年醫官
柏森的血影，使他心酸。猶幸熱烈的情緒，把她將
滴的眼淚止住了。

她鎮靜着，鼓起勇氣向大家再講：

『好了，我們把這兩隻支配階級所豢養的
犬殺了，我們算除去仇人中的一對，我們的仇
人還多呀！來！我們的朋友！是時候了，你聽這
手榴彈的聲音，這不是我們的弟兄們在那裏
拚命？來！我們的朋友！你聽這呼救命的乞憐
聲，這不是那些混蛋軍官，和財主？！來！朋友

們！準備你們的武器，不一定要刀槍，斬木揭竿都可以！「他們」的寶庫和營壘是沙築的，我們用不着好費勁！再不然，赤手空拳都可以，我們有的是熱血，我們噴出熱血都打得退這些雇傭的兵丁和警察；我們血的聲音都擊得破財主們的鼠胆。來！朋友們！你們不要怕！你們在奮鬥中可以忘去槍傷和疾病，可以忘去一切！來！朋友們！跟着我走，我們衝入反動軍隊的堡壘去！我們不要顧盼，我們要狂歡！我們可以去遊玩財主們的珠宮銀庫，去打破「他們」的「撲滿！」來！窮苦的朋友們！都來跟着我走！……」

這英勇的女看護長，一路走，一路這樣說。一羣狂歡的病兵——不整齊的隊伍，跟着她走，發出震地的狂喊：

『前進！前進！

衝入「他們」的堡壘！

佔領了「他們」的錢庫！

窮人們解放萬歲！

萬歲！萬歲！萬萬歲！』

槍聲仍不斷的霹拔！

——(完)——

涉樓宇松懈，出版時間推側，不過是應運而生的速成作品了，情緒一可嘉，而筆力人烈，亦乏持出的構思。

中華民國十七年八月出版

書名 女看獲長

著者 雪 生

校對者 俞 翠 微

發行所 勵群書店

印數 1 — 2000冊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定價大洋四角五分

外埠函購外加二分

